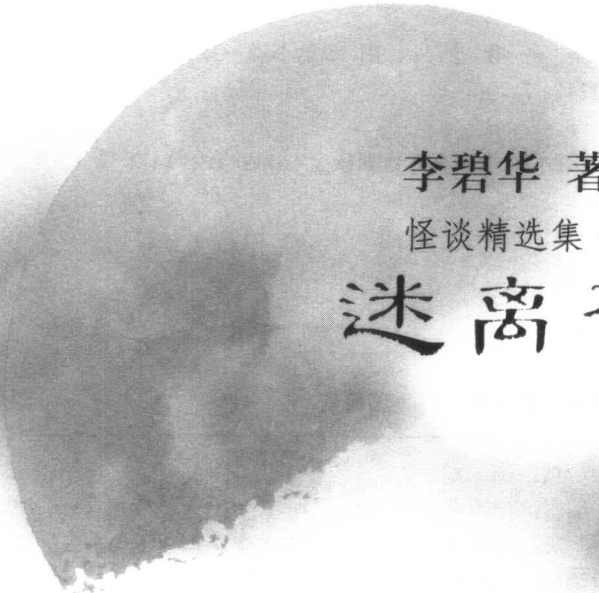


李碧华 著

怪谈精选集 · 卷二 迷离夜

11·6

安徽文艺出版社
ANHUI LITERATURE &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李碧华 著

怪谈精选集·卷二

迷离夜

■ 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怪谈精选集(卷二)·迷离夜/李碧华著. —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
2006. 11

(怪谈精选集: 2)

ISBN 7-5396-2820-0

I. 怪... II. 李...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21471 号

怪谈精选集(卷二)·迷离夜

李碧华 著

策 划: 杨 雯

责任编辑: 徐海燕 吕冰心

出 版: 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 230063

网 址: www.awpub.com

发 行: 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 上海长阳印刷厂

开 本: 880×1260 1/32

印 张: 8

字 数: 200,000

版 次: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7-5396-2820-0

定 价: 20.0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印厂调换)

目 录

蟾酥·····	1
似颜绘·····	13
赃物·····	21
女娲的扇子·····	29
蒸发·····	41
恍惚的奶茶·····	49
另外一个人·····	61
吃猫的男人·····	75
3:02 a.m.·····	95
十八姨·····	105
山鬼·····	117
嫦娥与西王母·····	127
樱桃青衣·····	141
凤诱·····	151
“不要让他收到信!”·····	179
湟鱼的眼睛·····	189
神秘文具优惠券·····	203
八十七神仙壁·····	213
青蛾·····	223
放血·····	233
吞噬·····	243

蟾 酥

即使是夏天，地气上腾，空中起伏着一浪又一浪的暑热，真受不了，但她仍重衣密裹。

小芳独个儿默默坐在水边，穿着长袖衣服，还用丝巾帽子把头脸包起来，只留一道小缝，窥看外面世界、飞鸟和蝴蝶。小芳完全把自己收藏，逃到无人之境，只因没脸见人。

五个月前，十九岁念美术系的小芳仍是个漂亮得有资格横行霸道的野蛮女友。她成绩好，又是“系花”。

“总是我打电话给你。”男朋友小伟埋怨，“你从来不打电话给我。”

“我没有特别的事情找你。”她高傲地笑，“而且你一定会打给我的。”

“你有时也想起我吧，难道不可以随便地谈几句？”

“随便有什么好谈？”她道，“反正是你找我。”

“可你不知如何又关机，找不着，有点急。”

“人家有事当然不听电话。”

“你不是有两只手机吧？”

“才怪，有这个必要吗？我推的比接的多！”

“晚上睡觉前想听听你的声音。”他迁就着，“没事也可以聊几句。权当奖赏我一下？”

——无聊吧？可是恋爱中的少男少女不外因这些小眉小眼的思念和埋怨而拌嘴。谁爱谁多一点，就被吃定了。

小芳之前有好几个男朋友，那是“之前”。

噩梦什么时候开始？

五个月前的一次意外，家中电线短路，引发火灾，她在浴室SPA，浸泡在薰衣草的香氛中，昏昏欲睡。直至惊觉逃生时，跌撞仆倒，右边脸被烤伤，头骨还破出一个洞。

她情愿步入鬼门关算了——几经抢救，脸容尽毁，除了失去右脸，还失去鼻子。伤口愈合很慢，肌肉被牵扯成一团。

医生为她进行植皮手术，但手术不成功。

每天活在痛苦和自卑的折磨下，小芳十分讨厌自己。

“更讨厌夏天！”虽然她姓夏，“热得生痱子也不能把外衣围巾脱掉。”

来自单亲家庭，是母亲掌上明珠。母亲在一家德国人公司茶水部打工，四处奔走求援手。小芳却自暴自弃，远离人群，孤独地度过漫漫长日。

别说小伟、连什么小郭、小军……都在她的生命中删掉了。渐渐，收不到男孩的来电，她也不再打出去——当初她就从不主动，只享被迫之乐，现今更加没有奖赏一下对方的尊严。

有风驶尽帆？一旦没风，船也漏了，快沉没了。这一天快来，她觉得才十九岁，遮掩半边脸孔如何度过“残生”？那么年轻，已经没有希望。小芳一片空白地坐在水边，不敢靠太近，怕看到水影，怕面对一切。每一坐就一整天，直到黄昏日落，无限悲凉：

“一天又过去了。”

母亲关心她，日常只在远处观望相陪，不来打扰。不知可以说些什么话语，任何安慰都空洞乏力，愈说愈钻牛角尖去。脾气暴躁得生人勿近。

“小芳。”

只听有人唤她，头也不回：“别烦我，离我远点。”

“小芳。”怯懦但又诚挚的声音，“是我。”

她冷冷回头自小缝往外一瞧，是个陌生男孩。

“我不认识你。”她把自卑“武装”起来，“别说废话。”

打量一下对面这个男孩，也真够丑了！

他长得挺强壮，方头大脸，双目浑圆，看来有神，可是皮肤又黑又粗糙，腮脸和耳后还长了些疣粒。笨手笨脚的大男生，在女孩跟前窘迫不安，小芳最爱奚落这些心仪美女的暗恋者——“哼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？也不端盆水照照影？”撇嘴嗤笑一番。

可她今天已丧失资格。

“干吗？”她嘲弄地，“我变丑了，上门的都是同等级的货色吗？”

说着说着，悲从中来。命运就是欺负她，还再踩一脚，唯恐不够重创：“呜呜呜，你不要过来！你不要拐个弯讽刺我！”

她哭着暴喝：

“我不需要同情！”

吓得男孩止步。

“不，我只想交个朋友。”他淳朴真挚的大眼睛眨也不眨，“我叫小哈，住这附近，以前见过你，知道你。可不敢高攀——”

“又来了！”她余恨未息，“我出事了，咱就平等了。”

“当然不会。”他微笑，“你还是从前一样——变丑了一点点，但是没有变蠢啊。我看过你画画，好棒，你扔掉的草稿我还偷偷地藏起过两张。”

小芳不但很久没画画，她还退学了，不愿接触一切“美”的东西。不再追求赏心悦目，看不得世上漂亮的皮相，她已彻底地被意外和不幸打败，只卑微地苟活。

“你只不过失去一些皮肤和肌肉吧。”小哈道，“你的手脚无恙，脑袋还是一样灵，你的才华半分也没受影响。”

小芳不语。小哈又道：

“难道你认为皮相比一切重要吗？艺术家只靠一张脸而活

吗？你没想过来世上一趟，无论如何一定要有丁点的贡献才甘心吗？”

小芳心情好了些，没好气：

“喂，小哈，你呢？你的‘贡献’呢？”

“我呀——”他竟然自信满满，“我不是什么艺术家，可我的皮肉心胆……都有用，可以器官捐赠，造福人群。”

小芳沉思。小哈还打个哈哈：“我充满内在美，说不定这些疣粒的脓浆，也可捐赠呢！”

瞧他大作“珍稀宝物”状，小芳忍不住：“呸！好恶心呀！不要脸！”

小芳装作呕吐，二人笑起来。夕阳西下，暑气和怨气都消退了。小芳重拾一点自信：

“明天早些来，给你画个像。”

“明天？”

“不行吗？”

“——明天有事。”

“那后天呢？”她是个闲人了。

“唉！”

小哈长长叹了一口气：“我尽量吧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你有什么秘密？”

等到小哈出现时，已是第四天黄昏。

小芳如常天天到水边静静坐着消磨总也过不完的时间。以前没有目的没有知己朋友，也拒绝同情，倒不感觉等待的焦灼……

“小哈！”她见他远远地缓步走来，忍不住高喊：“你怎么这些天才来——”

小哈走得很慢，有气无力的样子，看来像生了一场大病。他比她还畏光，也穿了长袖上衣，戴了帽子。太阳下山，暑气未消，但天色暗了，也凉快点。

“你脸色好差。”

“我患了感冒。”他问，“你还要给病人画像吗？”

“等你好了再画吧。”

“不。”小哈苦笑，“好歹来了，现在给画。”

“我不。”小芳回复了刁蛮本色，“模特儿不在状态中。”

“写实嘛。谁又永远在‘状态’中？还是把握一下时间——”

“哎小哈，我们时间太多了。”小芳伸手摸摸自己那烧伤的脸，扭扯成团见不得人的皮相，“下次吧。”她有点紧张有点兴奋，“告诉你一个喜讯！”

青春少艾遭火灾毁容的不幸，在母亲的公司传开去。母亲虽是这家德国人公司茶水部女工，但热心人士非常同情。眼看中国的植皮整容重塑脸孔技术也许救不了她，所以主管的经理和同事们奔走一下，为她筹款，好安排到德国慕尼黑技术大学的附属医院做手术。

“听说那儿的主治医生曾做过复杂的重组面容手术。”小芳满怀希望，“可以从胃部取出软组织，还我一个鼻子；从大腿取出皮肤肌肉，还我一张脸……”

“太好了！”小哈打真心为她高兴，“你什么时候去？”

“事情有转机，现在等大学系里同学们集资，多一点钱，我就更有信心了。”

“可惜我没什么钱……”

小芳体谅而感动地，靠近这个貌丑粗壮但善良的大男生，拥抱他一下：“你有心我已经——”

“呀！好疼！”小哈忽地惨叫一声，退后两步。

“怎么啦？”小芳诧异，“疼？受伤了？”

小哈开玩笑道：“刚脱了一层皮。”

自她丝巾帽子密裹的小缝中，小芳只见他脸容苍白，皮肤薄得仿佛见到血管：“小哈你要保重身体。好起来。”她又道，“以后某一天，你将看到一个全新的我——尽管回不到从前，我也一定有脸见人！”

小芳今天心情变好些，开始滔滔不绝，自闭忧郁五个月来未曾如此健谈过：“不开心的时候，伤口特别疼，日子特别难过——可我现在伤口不那么疼，反而有点痒。它就像等待春天那样痒。我知道我一定会好过来。”

“我等你好消息。”小哈虚弱地道，“不知是否能够送行。”

“下个月才知道启程日子。”小芳赶他回去，“瞧你半死不活的，快回家休息，不准乱跑！”

小哈默默垂首回家去。他依依不舍地回过头来，向小芳高声道别：“小芳，好好过日子，好好画画，要乐观，永不放弃！”

“再见！”她挥手，“别婆婆妈妈了。我欠你一幅画像，一定还！你是我的幸运星。”

小哈微笑：

“再见！”

蹒跚地，走入暮色中。

他俩没有再见，不知后事如何。

——小哈确实刚脱了一层皮。

主人把他用清水洗净，放入脱衣池，一见背上水分稍干，用细眼喷壶喷上一些脱衣素。一般用药后三四天便开始脱皮了。

小哈脱衣时，外表变湿，反应迟钝，背部弓起，那层皮，先自背部剥离，然后是头、四肢……脱出的皮，主人夹起放入冷开水中，把黏液轻轻漂洗干净，再在玻璃板上小心拉开，成标本模样……那就是“蟾衣”。

小哈是一只癞蛤蟆。他像其他癞蛤蟆一样，想吃天鹅肉，但他也有自知之明，即使天鹅沦落了，仍是一只天鹅。

他无条件奉送的，是克制的欣赏和激励，期待她有日振翅高飞吧。

癞蛤蟆有个学名：“蟾蜍”。他的祖先在月宫里头待着，千秋万世。自己来世上一趟，也作全盘贡献。

一直知道自己长得丑，躯干粗短，皮肤黑糙，浑身是颗粒，眼睛和鼓膜后方，那些大大突起的疣状物，还是他的“宝贝”。蟾蜍本身有毒，所以病害、天敌很少——他只是敌不过人类的魔掌。

喜欢静，怕惊扰，生活在湿暗的水边草丛，以昆虫为食。作为冷血动物，需要冬眠，靠体内积蓄的肝糖和脂肪维持生命。

但若干日子前，他苏醒时，遇到一位漂亮的少女，在水边写生、穿上新衣招展、骑自行车上课、向男朋友们发脾气、唱歌、逛街、哭泣、独个儿沉思找灵感……她扔掉的草稿他还偷偷地藏起过两张。

即使她毁容了，他的心没变。

她有机会就医整形了——可自己呢？生命已走到尽头，永远得不到一幅亲笔画像，在世间留痕。

这就是生命。

这天，养殖场的主人来采浆了。

蟾蜍耳后腺及皮肤腺肿瘤中，分泌白色浆液，叫做“蟾酥”。干制后是中药瑰宝，可解毒、止痛、消炎、开窍、醒神、强心、利尿、抗癌、麻醉、抗辐射……

小哈和同伴们见主人准备好瓷盘（忌用铁器）、手套、口罩、眼镜……知大限将至。

主人把他们洗净抹干，左手抓住身体，拇指压住背部，其余四指压住腹部，逼使腺体肿瘤充满浆液。右手用一个坚硬的金属铜制酥夹夹住腺体，使力，皮肤迸裂浆液喷射到酥夹内或盛器上，每夹挤几次，再以竹片刮取净尽。

新鲜浆液，色白微黄，油亮发光，黏性大，拉力强——是生命的悸动。

为防变坏，马上用铜筛滤净，以竹片涂布于清洁无垢玻璃板上阴干或晒干。怕它发霉，必须密封保存。“蟾酥”成块状，愈陈愈黑，品质愈佳。比蟾蜍的生命恒久。

小哈从此作别人间。

翌年春天，小芳经过漫长、复杂、细致的手术，五官扶正、对称，脸容改善了 60%，心理上的自卑自怜也随时间过去而渐渐复原。最开心时，第一个要见的人——

脱衣、采浆后的蟾蜍，死后被除去内脏，洗去血污，用竹片撑开腹腔，一个一个一个，挂于通风处晾干，制成四肢完整身体干瘪的干蟾。蟾衣、蟾头、蟾舌、蟾肝、蟾胆，均可入药。

“小哈真不够朋友！”小芳懊恼又遗憾地，“怎么失踪了，音讯全无？”

她回到水边故地，小哈没有出现过。

她欠他一幅画像。

似 顏 绘